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八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八集 第一章

云腾鹤举飞剑斩毒蟒

电掣雷轰神光歼巨鳌 (1)

第八集 第二章

灵根不昧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初番涉险 (63)

第八集 第三章

偷秘籍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暗设玄牝阵 (85)

第八集 第四章

一簣亏功桥陵失宝

浹旬有难古墓羁身 (114)

第八集 第五章

探地穴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仙童消隐患 (131)

第八集 第六章

功成一击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160)

第八集 第七章

照影视晶盘点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琅琅梵唱彻山林 (179)

第八集 第八章

月夜挟飞仙万里惊波明远镜

山雷攻异魅千峰回雪荡妖氛 (196)

第八集 第九章

大地焕珠光念悔贪愚始悉玄门真妙谛

法轮辉宝气危临梦觉惊回孽海老精魂 (225)

第八集 第十章

巨掌雀环神光寒敌胆

皓戈禹令慧眼识仙藏 (246)

第八集 第十一章

毒雾网中看岩壑幽深逢丑怪

罡风天外立关山迢带走征人 (269)

第八集 第一章

云腾鹤举飞剑斩毒蟒

电掣雷轰神光歼巨魑

两下起步之处，相隔原不过里许远近，空中的风，寒而不猛，并未将人吹向别处。这时的云凤脚程目力，迥胜往常，原不难顷刻找到。刚往前跑出没有半里，便见两个小人，在前行走。云凤当他们已然及地，竟和自己下落之时，不相上下。妖巢密迹，恐有警觉，未便出声遥唤。正待追赶过去，忽又想起，三个小人，怎剩两个？如说有一人受伤，行路不该如此从容；再者走的又是相反的道路，他们路熟，不应如此；再一细看那小人衣着，虽和沙、咪等三人相差不多，背上却未背着行囊，一个手上，还提着一个小篮，里面好似装有花果之类，越看越觉不是。猛想起这些年，妖人曾强索去许多小人，莫非留了一些，供他役使，没有全数伤害，故尔在此出现？乍见生人，难免惊窜。好在彼此走的是同一方向，便把脚步益发放轻，一路掩藏着，跟踪前进，等到相隔渐近，竟听出那两小人，也会人言，正在低声且谈且行，云凤更是惊讶。偶然趁他彼此转脸问答，看清两小面目，有一个竟是带着凶狠神态，脸上都是戾气，迥非小人洞中所见群小，个个面容清俊之状。另一个手里持着一根带刃的钢钩，隐隐放出黄光，与日里所见妖人兵器上发出来的光华相似，益知所料不差。

看前面山麓上，三小尚无影声。嫌那语声听不清切，索性又赶前了些，听他说些什么。等到两下相隔不过丈许，便听那提篮的道：

“小王手下，虽有那驼婆会出主意。这些年，也未见她找过一个山外的大人前来。再说先王留有遗命，也不准找，恐怕引鬼入室，自取灭亡。何况又是什么剑仙的徒弟呢？我想那大人，必是路过无疑。太祖师说，等七天伤好前往一查，看他祭坛上，供得有人和祭品没有，便知分晓。并说你人聪明，还要带了你去，命你入洞查问呢！这次说好便罢；不好，便要扫灭全洞，将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捉了来，费上七年苦功，用一万生魂，炼那十地小人圈，去寻伤他的人报仇呢！你我父母宗族，俱在那里，家法厉害，到时不容徇私，你看怎好？”

持钩的道：“管他呢？反正如现在我们十八个人，都学会了法术。太祖师说，不久便有半仙之分，还可随时变成大人，和太祖师一样，要什么有什么，多么称心！他们怜顾我们时，当初也不单挑我们上祭了。就拿现在说，除早晚轮班，采药烧丹，看守法台外，哪一样不任性舒服。每年太祖受祭回来，还得吃两次人肉果品。一人单走，也不怕蛇虫鸟兽侵害，不比在洞中，强得十倍吗？譬如那年来时，和那几个一样，被他吸血祭旗，莫非这时，也惦记他们吗？我们只听太祖师的话，叫怎样就怎样，包有好处就是。”提篮的道：“这都不提，不过我想那大人，如是过路剑仙，与全洞的人何干？要是小王请来，只恐太祖师寻了去，也未必胜得过，我看他虽然脸臂受伤，须要调养。据他说，仙法仙宝，俱未顾得使用，仅可此时寻去，却要等七日之后，不是有些怕那大人，便是打算故意挑剔，好将全洞小人一网打净。“你忘了上次，他得那本仙书时，曾说今年恰巧是子年、子月、子日、子时、天地交泰，只不知小人洞中，够九千九百九十九名人数不够这句话吗？”

持钩的闻言怒道：“你怎么说这些话？如非平日有交情，又为我受过罪，我便给你告发去。如不把他们扫灭尽了，山阴鸦王怎得出头呢？洞内外，共有一万七千多人，他也用不了许多，正好趁此时

机，让鸦王即位。等仙法学成，再和太祖师稟明，回去当国师。鸦王听话，便当国师。否则便去了他，自己为王。只按时与太祖师进贡什么都不用怕，高兴时再变作大人，出山去和别的大人玩上几天，有多么好呢！”提篮的闻言半晌不语，一会说道：“那青白花好容易昨日才被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已得了一次功，你还没有。好在太祖师，刚刚入定不久，今日要到过午方起，又不值班，有的是闲功夫。你看云儿开了，星月出来，正好寻找，看他附近还有没有？再寻到，大家同去报功。寻到日出开采时，如仍是那一株，便给了你去献功吧！听说这花，又名晨露，果子中的一包汁水，吃了能成仙呢！”持钩的听说，要将功劳让他，略转了点喜容。

云凤才知持钩小人，是鸦利的同党，难怪生相凶恶，顺山麓遥望前面山腰积雪皑皑，暗云围拥，沙、咪等三人，尚无声息。暗忖那开青白色的仙草，既受妖人重视，定是灵药无疑，何不随这二小人前去，看明白了以后，再行处置。便不露面，仍旧紧紧跟随。又进出数十步，持篮小人说：“到了，仙草就在上面岩石缝里长着，我们快去守着，等花瓣一开，花心果子便熟，我们即忙下手采摘，不要错过了机会。”随说随往山上跑去。云凤闻言，往前一看，两小人所去之处，乃是一片峭壁，高约百丈，广才数丈，像一面镜屏，悬嵌在离地三十余丈的山麓中间；四围都是满布苔鲜的怪石，山径也甚险陡。两小人动作甚快，连扒带纵，眨眼功夫，已到了峭壁之下，将手中篮钩，背在身后，手足并用，似壁虎一般，附壁缓缓爬行而上，那般光滑直立的石壁，上起来，竟似手足粘住在上面一样。

云凤志在得那仙草，如从正面上去，恐被发觉惊走，见侧面不远，怪石甚多，高低错落，散置山麓之间，如由此上去，不特可以隐身，还可绕行到那峭壁上去。先端详好了形势，将真气一提，绕向侧面，施展蜻蜓点水的功夫，一路鹤行鹭伏，且腾且纵，顷刻到达。见

峭壁忽然中断，靠山一面，现出一个可容三四大人的洞穴，正不知走到了没有。忽闻穴中清香扑鼻，探头一看，穴壁斧裂，石缝中生着一株从未见过的奇花。花只一朵，形如牡丹，青边白瓣，微露红心，将开未开，含苞欲吐，隐放光华，异香袭人。未开时，已有尺许大小，估计全开，少说也有二尺周围。方自端详，忽听两小人语声，由下渐近，忙将身藏入穴内，侧耳一听，只听持篮的说道：“昨日黄昏时，我在无心中发现，这花最是奇怪，上次开放时，正值天色将明之际，花不开，果便不熟，而且不能先用手触。有花之处，都有毒蛇怪物把守，最好等到他突然往外长出，去接晨露之时，你用钩把他钩住，我立时就采，到手便往下纵，才保不致被穴中蛇虫怪物伤害。恰好有这石窝子，可坐可立，进退容易，成了固好；不成，好在还没和太祖师说，也不妨事。”云凤闻言，往穴中一看：并无虫兽之类潜伏，只穴顶悬着一个形如蜂窝的东西，当时也没在意。再听两小所说，俱是花怎样才能采得之法，便一一记在心里。高兴头上，猛想起沙、咪等三人快要下来其势不能在此久候。偏那两小人只在壁口石窝里等待，不肯上来。刚想诱他人穴，将他捉住，接了沙咪等三人。是先除妖人，或是候取仙草算计好了时候，再作计较。

猛听两小人噫了一声，云凤悄悄出穴，探头往下一看，两小人已贴壁飞坠，滑了下去。前侧面山脚，沙咪等三人，正绕山麓跑来，眼看两下，快要遇上，这才明白飞坠之故，喊声“不好”，正要跟踪纵下，忽听身后穴壁，似有爆裂之音，接着又是“叉”的一声炸响，刚一回顾，一团光华突从身后，擦面而过。闪开一看，正是那朵青白色的奇花，业已完全开放：中间红心不见，现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五色果子。云凤见那奇花竟不等清晨，遽然开放，固是喜出望外，知道花开不久即隐；下面沙咪等三人，业将遇敌，事难兼顾，匆促中举剑一挥，将花斫落在手。花一落，花叶立时缩了回去，再看洞壁裂缝，依

然连茎蒂叶，俱无踪影，耳边似闻洞顶，习习有声，不暇再作端详，连忙跑向崖口，双足一登，往下纵去。身才离崖，便听花洞中，轰的一声，好似飞起一物。身已凌空，不及回观。

那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先由冰雪中滑落，沿途倒也顺溜，及至滑行到了半山以下，无雪之处，再想照旧滑落，势已不能，只得收住势子，一路攀藤缒萝，纵越而下。仗着小人都是身体轻灵，目力敏锐，那一带的山径，削壁甚多，上面大都附生着藤蔓，易于援落。虽不如云凤飞身直跃，来得神速，两下相差，也不到半个时辰。及地以后，算计云凤仙人，必定早到，以为妖人巢穴相隔，还有二三十里，深藏在山凹深崖之内，此时正当深夜，不致被人发觉，又有仙人在前相候，不由胆壮气豪，并没怎样留神观查，便顺山麓，朝前跑去。才跑出二三十丈远近，沙沙、尼尼正并肩前驰，忽听咪咪在后唤止。二人回身问故，咪咪道：“你们快看前边转角处，跑来两个小人，内中一个，不是鸦利的死党吁吁吗？他自那年鸦利被放山阴，意图行刺，不想奸谋被他父亲勾勾发觉，奏知小王，知他诡计多端，发往山阴，必定生事，不几日便值贡祭妖之期，将他捆住祭坛，做了祭品，怎能还在这里，没被妖人吃了呢？”尼尼也惊讶道：“那一个提篮的，不也是因犯大罪，与他同时绑去充祭品的颠颠吗，怎都还在？这两个东西，都是又奸又坏，既然未死，定做了妖人羽党。大仙不知在前面没有？我们最好藏起来，等他们走过再出去，见了大仙的面，再请示定夺。”沙沙忿然道：“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叛贼，一个是犯王的败类，以前受他害的人甚多，只说喂了妖人，不想还在，正好借此除他以正国法。看神气，他已看见了我們，躲有何用？有大仙在前面，还怕他吗？再者妖人每年劫去的人甚多，你我三人，都有亲友在内，也许没有生死，乐得相机行事，先朝这厮，打听下落。你二人靠后，待我上前。”话一说罢，沙沙当先，二人随后，一同迎上前去。双方都走

得快，一会便碰了头。

吁吁原认得三人，并从妖人后两年劫留未杀的小人口中，得知沙、咪三人，近年选充宫廷宿卫，已成了小王心腹将士。雪山左近，多年无人敢来，恰值妖人受伤败回的第三天，便有人乘黑夜偷偷到此，当然必有所为，定是奉了王命，来打探妖人的死活，一心想把二人擒往妖人那里献功，将手中钩一横，喝问道：“大胆走狗，偷入仙山，想作什么，快快说了实话便罢，否则将你三个捉住，献与太祖师，教你们不得好死！”沙沙原有一番话语，想和两小先礼后兵，略探妖人动静，与劫去的小人死活。一见他目放凶光，势焰逼人，全无一点同类情分；又听他做了妖人徒孙，猜出自己来意，与他好说，定然无用。不禁气往上壮，看除这两小外，并无别人，下手越快，越有便宜。忙和尼尼二人，一使眼色，口里答道：“吁吁，你不要急，不错，我们是奉王命来的，可是对于仙人，并无恶意。两个可能带我们去见仙人吗？”一边说，一边身子往前凑，等到身临切近，猛的一举手中刀，朝着吁吁，当头就斫。

谁知吁吁奸狡，早就有了防备，一见刀到，骂声该死的东西，手中钩往上一挡，钩刀相碰，钩上火星一亮，冒起一股黄烟。沙沙闻着一股子奇臭之气，立时翻身栽倒。那咪咪、尼尼二人得了沙沙暗示，各举手中刀，迳扑颠颠。沙沙一倒地，咪咪着了急，他在洞中，原有神箭之称，动起手来，总是刀弩同时并有，当下先朝颠颠放了一毒箭，然后刀弩齐施，直取吁吁。那颠颠当初也非善类，见咪尼二人奔来，回手拔出身后的一面小幡，正想行使邪法迷人，不防咪咪，一箭先到，正中面门，立时应声而倒。尼尼赶将过去，就势又斫了一刀，近旁吁吁用黄烟将沙沙迷倒，打算生擒回去报功。忽见咪咪奔过，人未到箭先到，接连两三箭射来知他从小弩箭厉害，一面躲闪，一面又想施放钩中暗藏的毒烟时，猛听空中一声大喝，一个大人飞将

下来，吁吁虽然凶狠刁滑，新近又学会一点小邪术，胆子越大，毕竟平生所见的大人，只驼女和妖人两个，乍见云凤自天飞坠，自然疑神疑怪，不由吓了一大跳。

就在这张惶却顾的当儿，咪咪、尼尼相继赶到。休看人小，却是手疾眼快，机敏异常，还未容云凤动手，双双抢上前去，双刀齐下。吁吁骤不及防，想逃已是迟了。云凤连喊不要杀死，留活的问话。咪、尼二人闻言，忙将刀一偏，咪咪的刀先到，收势略缓，只歪了一歪，吁吁见势不佳，想举钩来挡，连臂扬起，恰巧被这一刀连腕带手中钩一齐斫落，吁吁负痛，刚悲号了一声，又被尼尼一刀背，打在左肩之上，倒于就地，痛晕过去。尼尼连忙按住，咪咪拾起地上铁钩，忙跑过去，将沙沙拖了过来，对云凤述说经过。

云凤自幼闯荡江湖，见过许多各部门中的迷药兵刃。接过一看，便认出中有机簧，藏有迷魂药粉。再见那闪闪放光之处，乃是几块类似水晶的宝石，嵌在上面，画着一些符篆，细查形式，好似断去了一截，暗忖这钩，必是江湖下流绿林中人用的暗器，被妖人得来，画上一些符篆，给与小人，以作防身之用。此山素无人迹，对头只有蛇兽之类，这药粉如能使蛇兽昏迷，药性定然猛烈无比。适才从空下望，只见钩上冒起一股黄烟，沙沙便自晕倒。好似上画符篆，仅只是一种点缀，故作惊人吓兽而已，并无多大作用，厉害的还是这些药粉，小人随手使用，未抢上风，必定预先闻有解药。便命咪、尼二人，一搜两小身上，果从兜囊中，搜出一些东西，内中二寸长短、手指粗细的玻璃瓶中贮药粉，一黄一绿。回望颠颠，身受重伤，呻吟垂绝，半睁双目，望着众人，还未死去。先把黄药瓶塞拔开，往他鼻端一凑，立时闭目死去。拔塞时，云凤虽离远远，但微闻奇臭，便觉有些头闷心烦，连忙塞好。再把绿药瓶塞拔开，觉有清馨之味透出，闻中神爽，再倒了一些在草叶上，倒入颠颠鼻中，不多一会，便闻呻吟

之声，知是解药无疑。便用手指挑了，弹在沙沙鼻孔之中，居然悠悠醒转，见云凤在前，慌忙跪下拜谢。这时那吁吁也苏醒转来，颠颠毒发身死。

云凤因想知道服食青白花中仙果的详情，吩咐将尸首藏过一旁，拿了两小身上搜出来的零碎东西，将吁吁擒往僻静之处，审问妖人现状，以及妖窟中的虚实动静。沙、咪等领命办理，一同转入右侧山缝里去。吁吁先还不肯实说，经不起尼尼能说，用小人言语，连哄带吓，说云凤就是前日用法宝重伤妖人的神仙，因见小人每年无辜受害，奉了天帝之命前来降罚。上千条双头怪蛇，何等厉害，被她在—一个时辰以内，斩尽杀绝，现时到来，只诛妖人一个，与别人无干。颠颠和你—死—伤，乃由于自己不好，先要动手伤人—之故。仙人并不管这些事。日前鸦利造反，也是大仙平定，叛逆大罪，俱未诛戮—人，何况你们？你只说了实话，大仙仙法高深，能回生起死。你只说了实话，不但饶恕不死，还许特降鸿恩，将你断臂医好。除妖之后，与别的小人，同送回老家中去。

吁吁人极凶狡，闻言寻思了一会，才将信将疑，有了允意，忍痛扒伏在地，向云凤叩头求饶。云凤知他最坏，能通人语，便先问他妖窟中情形，打算慢慢再拿话套他花中仙果服法用处，以免起疑。吁吁道：“太祖师自从近年得了白阳真人的十三页天书图解，常时自言自语，欲学天书，须把以前所学道法，又都丢去，未免可惜；不然，又恐不能将天书道法学会。后来遇见太师伯，湖北花山孙洞玄真人，教他两样都学之法，由此把每日打坐时刻，分着两次：一次练旧功，是在白日午未申亥时；一次练新功，是从亥时起练到寅末卯初。因这次比日里要紧得多，除了随身换班的十一护法童子外，还埋伏了各种仙法。外人—进去，必要昏迷倒地，直到他功课做完，起身处置。—经被擒，休想活命。起初要去小人，俱被他将生魂收去，以作

祭炼宝幡仙幢之用，自得仙书听太师伯之劝，每次总要挑出几个不杀，用仙法修了歧舌，教会人言，收为徒孙，各传道法。如今连我和死去的颠颠，已有三十五个小人了。预计要收七十二个，还差着一半呢。此时他正在入定，人和死了一般，要到天明之后才起。

“大仙如要前去杀他，倒是时候，不过屋中仙法厉害，那冰屋共有前左右三个门户。左门看不出，内中仙法，最是厉害；前门和右门，俱要轻些，尤其是右门，更无什希奇，大仙进了左门，只须将迎门那面旗幡一摇，里面埋伏，便破去一半了。我将这机密泄漏，不敢指望别的，只求大仙，先将断臂医好，再把您手上那朵花赏给我闻上一闻，就感恩不尽了。”云凤先听妖人得了白阳真人十三页图解，不禁惊喜，知道又是一番仙缘巧遇，便静心听他说了下去；后来听吁吁说那冰屋情形，既然左门厉害，当然愿诱来人进入，为何不易使人看出，已知有诈；再一听他索要仙花一闻，越猜这小人鬼诈不怀好意，故意问道：“你知我这朵花，哪里来的吗？”吁吁满脸奸笑答道：“这花听太师祖说，乃山腹五金之精，与千万年玄冰极寒真气，融洽孕育而生，只本山才有。虽然难得，不过清香好看，闻了止痛，并无多大用处。大仙适才脚底没有烟云，又没光华围身，前日太师祖也说，大仙好似不会腾空，定是崔五姑新收徒弟，不知用什厉害法宝，出其不意，取了胜，故此当时未追。现在又同尼尼他们一路来，必非云中飞落，落脚的地方，又当天镜崖前，那里正有一朵花出现，我们还没采到手，不知怎的，会落在大仙手中。大仙要它无用，如赐与我，本山奇花异果甚多，多取来奉上如何？”云凤闻言，暗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孽障，死在眼前，还敢使诈愚人，等他说完喝道：“该死的东西，竟敢在我面前闹鬼，此花名为晨露，你们采时须等天明，我只路过，略施仙法，便唾手而得，你当我不知来历吗？妖人窟穴，所有埋伏，岂能困我，无论打从何门进入，妖术邪法，立时

瓦解。我不过一念仁慈，想饶你一命，才命你供出实话。你却一味花言巧语，打算行诈，岂非自寻死路？快些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休想活命。”

吁吁见云凤知道那花来历，看出虚假，当时惜命，也颇害怕，只得含泪答道：“实不瞒大仙说，以前太祖师，并不知本山有此仙花。后来在天书中悟出，便命我等闲时，遍山寻找。那花出现时，多在黄昏暗处，我等眼睛俱用仙水洗过，能在暗中看到，手里又有法宝兵器，无论是什毒蛇猛兽，只须将法宝兵器一抖，冒出一股神烟，立时昏倒，不用灵药，万不会醒。一年多功夫，只死了的颠颠寻见过一次，太祖师甚是欢喜。花片可以医治各样疮伤，不能服食。譬如我这条短臂，如得一片，齐断处包扎，当时止血止痛，不消七日，即可接上。花中仙果，最为贵重，生吃下去，可抵道家百年修炼之功。只是从花心采摘时，须细细认准他向上微弯的一面，顺着势子一折就落，采到手，再就断处一吸，果中仙露，便就到了嘴。如果手势稍偏，一折不断，便难再折，尤其不可用力去切，一碰金铁，必与金铁同化，一般坚硬，汁水立枯。太祖师头一次得了此花，不知究里，除花片采下做药外，仙果变成了一枚金果，至今尚在，效用全失，事后甚是懊悔。又命我等搜寻，终未寻到。今日傍晚，颠颠来说，他又寻到一朵，刚刚出现，因上次花开是在凌晨，天书上也有这种解说，不开不但不能采摘，手一触动，立即缩入石中隐去，再也不出；再不能有三人在侧，因上次得花时，曾在那花附近，见有一朵，可惜被它隐去。以为这次，或许也是两朵，偷偷约我同去采来献功。现在看出大仙这朵花上片，有上次我们同伴扯落的缺口手印，仍是以前隐去的那一朵，才知大仙得自崖上，以为大仙路过采得，不知究里。颠颠又死，无人对证，想骗到手吃了果中仙露，再求大仙释放，逃回王洞。一切无知，望乞大仙，不要怪罪，饶恕一命吧！”随说随哭，叩头

不止。云凤原是心软，见他臂血淋淋，哀哀哭诉，痛的面都变了紫色。心想我何必与这区区小人一般见识，且将仙果采下服了。如果所说不差，放他何妨。一看那花心中异果，果如吁吁所言，果柄向上面略弯，觑准向背，轻轻一折，随手断落，断处水珠直冒，清香扑鼻，试用口一尝，甘芳满颊，凉沁心脾，一口气把它吸光，立觉神爽身轻，舒适无比，知道不谬。不欲失信小人，便命咪咪去将断臂寻来，将花交与沙沙拿着，摘下一片，亲手与他扎绑停当，命其即速自行逃回老家中去，以免少时玉石俱焚。吁吁叩头称谢已毕，行时哭说，归途大鸟蛇兽甚多，兵刃和囊中防身之物，俱已失去，请求发还；并说祭坛被摄多年未归，要请沙、咪二人伴送到左侧转角之处，略为指点，便可随想随走了。云凤因那有毒药冒黄烟的兵器害人，不允发还。一查适才搜出之物，尚有两张弓、六枝小箭，叫他试了试，除此小王手下所用劲弓利箭外，似无异状，其余也无什奇特的东西，只把两面小妖幡扣下，馀者都给还了。他因为前面转角，是个登山的缺口，相隔不过十丈，不疑有变，便命沙、咪二人如言相送。沙、咪二人闻命无奈，只得同了吁吁起身。

因为那地方，在妖窟的另一面，急等送走吁吁，回来同行，沙沙匆忙，也未将手中花放下，云凤知二人腿快，少去即转，未唤住，只拿着那枚吸空了的仙果，在手里端详审视，全未在意。咪咪留心，知道吁吁的话靠不住，却不知要闹什鬼，正是心疑，已随了他走到山缺口边。这时吁吁迥非初见时凶狠之态，满口俱是悔过之言，沙沙听了他的甜言蜜语，还不怎样；咪咪始终加以防备，见他到了缺口外，后面云凤、尼尼已被转角处危石挡住，看不见人，还没有作别之意；又见那缺口形势，只是山腹中裂，现一巨罅，不特望不见来的路径，将且不能打此上山，与他所说在此可以指点路径之言不符，越发疑心，忙喝问道：“吁吁，你要我们送你到哪里去？这里又不是登

山的道路，看不见山那边，怎么指点你的归途？你如真不知方向，就在这里指说尚可，否则我们随侍大仙，俱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奉陪了！”吁吁早看出云凤不会腾云驾雾，以为决非妖人对手，哪里肯往回路走，不过心恨沙、咪二人，勾引云凤来此，当时暗算力有不敌，特意假作请二人指点路向为名，诱到山缺口里，云凤看不见的地方，来个冷不防，用邪法将二人迷倒，绕山侧小径逃回去，与妖人报信。及见沙沙来时，手中仙花，并未放下，更趁心意，口里说着好听的话，身子渐渐紧挨着沙沙，并肩而行，只盼再走进缺口两三丈，便即下手。忽闻咪咪在身后喝问，吃了一惊，忙回脸答道：“你哪里知道，这缺口出去，便是山那边。现在暗中，你眼力不济，再走十几步，就可看出了。”咪咪喝道：“几十里厚的山，这一点远近，就可通过，你哄鬼呢！有话快问，再如往前，我们走了！”说罢，便去拉沙沙，忽听空中钹钹作响，还未及抬头观望，吁吁情知咪咪起了疑心，又见他伸手拉止沙沙，回顾云凤尼尼，已被山石隐住，心想再不下手，就无及了，忙答道：“两位既不肯送我上路，我以前雪山实未来过，请你把方向途径，略说一些如何？”咪咪气忿忿的，正自解说，吁吁便乘此时机，默诵邪咒，暗使妖法，沙沙也看出他听话时神志不属，身子只往自己凑来，也觉有异，还未想到他断臂初接，死里逃生，会有那大胆子、刚在心疑，吁吁业已诵完邪咒，忽然将身往沙沙一扑，一手将沙沙手中仙花夺去，纵步如飞，往山缺口中逃走。

其实吁吁当时如用妖法，沙、咪二人必然被害无疑。只因心想那朵鲜花，知此花不能沾土，恐二人迷倒时，落在地上。右手新接，不能使用，剩下一只左手，无法兼顾，意欲先将仙花劈手抢来，衔在口中，回身便跑，二人必然追赶，再勾起左手，叩诀行法。谁想人算不如天算，命中注定该死。沙咪二人见花被他抢去，又惊又怒，各举刀箭拔步便追。就在二人刚刚起步，吁吁将要行法之际，忽听空中

嗡嗡之声越近，咪咪一按手中弩箭，尚未发出，忽又听前面“轰”的一声，从空中飞下数十条半尺长短黄晶晶的飞蜈蚣，一窝蜂似齐往吁吁头上扑去，接着便听一声惨叫，吁吁连人带花，被那数十条蜈蚣咬住，凌空而起，手足挣了几挣，便没声息。想已被蜈蚣咬死，眨眨眼的功夫，隐没入暗云之中，不知去向。后面云凤闻得二人喝喊，与天空嗡嗡之声，也已赶到，望见许多身有四翼、形如蜈蚣的怪虫，将吁吁衔去。一问究里，想起得花时，所见洞顶蜂巢般的東西，与得花离崖所闻怪声，定是此物，循着花香而来。么么小虫，如此厉害，那花如在沙沙手内，亦是必死，便是自己拿着，也不见得能不受一点伤害。不想吁吁一时行诈，倒做了替死鬼。好在果中仙液，业已服食，那花不过能做伤药，无什可惜。见沙沙失花害怕，反倒安慰了几句。因这一来，那枚空果壳，也不敢随便拿着，忙裹入包中。带了沙沙、咪咪、尼尼三人，往妖窟进发。

那妖窟藏在一条暗谷中间的悬崖以上，相隔山麓还有多里，沿路俱是邻崖峭壁，鸟道蚕丛，形势奇险，景物幽绝。前行不远，云雾忽开，山月渐吐，光照林壑，清澈如绘。又走出六七里路，转过一个谷中的曲径，行至崖腰高处，三小忽指前面，低声说道：“那不是妖人住的冰屋吗？”云凤闻言，顺指处一看，谷尽处，地势忽然展开，当中涌着一座数十丈高下的四方广崖，前临幽谷，林木繁茂，后倚崇壁，积雪皑皑，妖人冰屋就设置在广崖当中，大约一亩，高有十丈。尼尼说是比前高大得多，想是近年收了小人之故。白雪为顶，坚冰作墙，晶莹朗彻，似与星月争辉。冰屋外面，有十来个小人，正在崖上追逐舞蹈作戏。细一看，那些小人的身底下，都是虚飘飘的，有时竟临空飞翔，离地数尺，知是练习妖法，并非戏耍。冰崖外观，虽似透明，里面人物情景，却是用尽目力，一点也看它不见。心想妖人此时虽在打坐，便于下手。只是这些小人，甚为惹厌，他们耳目，异常